

蕉/窗/漫/笔

## 人间至味是团圆

李 晓

万州城里的玉和巷，是一条老巷子，住着758户人家。

去年，玉和巷进行了一场城市“针灸”，也就是老旧小区改造，改造内容包括铺设路面，疏通排水沟，新增防护栏，添设休闲桌椅……深入肌理的城市改造，让一条老巷子腾起的漫漫烟火，有了更宜人的温度。

一条老巷子，盛满了时间的轶事和密语，巷子两旁林立的老店铺，那里卖着大大小小的生活物品，从一个奶瓶、一盏电灯泡，乃至人离世时穿着的寿衣，几乎可以供养一个人一生的日常需要。

老店铺的存在让人懂得，这世间的所有营生，都是相互照应与彼此成全，那些谋生的手艺人，与一条巷子的命运相系相连。

去年腊月，从广州回到老巷子的宋哥，第一顿饭就是呼啦啦吃上一碗牛肉杂酱面。宋哥的父亲，人称宋大叔，当年就靠老巷子里的一个面馆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

宋哥在城里读完了高中，爱好音乐的他去报考音乐学院却名落孙山，于是跟随父亲在巷子里开起了一家面馆。面对整日练着嗓子、弹吉他的儿子，寡言的宋大叔有天跟他谈心了，大叔说：“儿啊，爸不干涉你的爱好，但唱歌喂不饱肚子，养不活一个家，我们家手艺，爸爸教你学会，一辈子也衣食不愁！”宋哥跟父亲在这条巷子里开了3年面馆后，便跟随城里一个亲戚去了广州闯荡，宋哥起初在娱乐场里演出，后来与人合作开办广告传媒公司，而今，快60岁的宋哥是广州一家公司的老总。

有年秋天我去广州，给宋哥带去了家乡的一盒烤鱼，宋哥当场就打开吃了。宋哥陪我去白云山游玩，在山上眺望着入夜广州城的灯火把天幕照亮，一阵沉默过后，宋哥跟我说了一句话：“晚上做梦，还是在家乡老城的老巷子里走来走去。”

而今87岁的宋大叔，与84岁的老伴儿还住在老巷子里，宋哥一直催促着父母去广州居住，但大叔大妈就是不愿意去。宋大叔说：“我就是长在巷子里的树，人挪活，树挪死。”

去年春节，宋哥回老巷子过年。我陪宋哥在巷子里转悠，抬头望去，家家户户的窗台边都挂着油亮的腊肉腊肠腊鱼，腊月里的暖阳如金色蜂群在光影里欢快飞舞，阳光、微风、尘埃、市声，一同参与着对这些晾晒在天光中节日食物的酿造，这也是用物候与耐心制成的“时光胶囊”，为万水千山的游子们默默固守着关于“家”的坐标原点，完成着灵魂归来时的准确相认。一条巷子里弥漫的气息，让宋哥的心房变得阔达，他想拥抱整个城市生生不息的烟火。

大年夜，宋哥父母家的厨房里，灯火温暖，散发金色辉光。雾气蒸腾中，老母亲的背影被灯光晕染得模糊而梦幻，她正往一条草鱼腹中填入姜丝与葱白。宋大叔在砧板上剁切着肉食蔬菜，“笃笃笃”声响起，宋哥耳畔传来当年父亲开面馆时剁肉的声音，但父亲明显是老了，手背上凸起的青筋似蚯蚓般窜动，脸上密布的老年斑让人想起深山里苔藓覆盖的石头。父亲刹

了一会儿肉，感觉腿有些软了，又坐下歇息。宋哥上前说：“爸，让我来吧。”父亲笑笑说：“不行不行，儿子，你是客人。”

父亲的一句话，让宋哥心里突然难受起来，啥时候，父亲把他当成了离家归来的客人？此时窗外，不知巷子里谁家孩童提前点燃一枚电动爆竹，“啪”地一声脆响，搅动了巷子里渐浓的暮色，也飘来家家户户年夜饭的浓香。

一大桌丰盛的菜肴上席，宋哥从天津归来的妹妹一家，还有北京的外甥、上海的表弟一家，都被请上了包浆深深的大圆桌。

宋大叔缓缓起身，他的杯子里斟满红酒，大叔致祝酒辞，依旧是那句话：“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大家来，干杯！”

席间，亲人们相互敬酒，说着最吉利最暖心的话语。大年夜，亲人们的眉眼之间都柔和下来，哪怕一年之中遇到过多少坚硬嶙峋的块垒，都在年夜灯光的流淌之中，化为温暖晶亮的琥珀。

年夜饭后，宋大叔摩挲出早就准备好的红包，给儿孙们一一奉上，这是长辈郑重的心意，也是美好的祝福。

大叔走到宋哥面前，递上一个红包说：“儿子，这个是给你的。”宋哥迟疑着：“爸，应该是我给您发过年红包的。”

宋大叔说，儿啊，我和你妈都有社保金，根本用不完，剩下的还是你们的嘛。

宋哥想起，有一年春节回家，大年夜守岁时，父亲去柜子里找出几张存折晃了晃说，这些，都是我和你妈为你攒上的。宋哥怔了怔，父亲又说，儿子，密码就是你的生日，记得啊……

大年初一早晨，宋哥吃了母亲做的8个芝麻红糖汤圆，这是母亲认为的吉祥数字，还加上一个荷包蛋，依然是小时候的味道，味蕾具有深情的记忆。

新年里的头三天，宋哥一一去拜访老亲戚、老朋友，还去看望了他的高中语文老师。老师住在本城一栋没有电梯的老居民楼，宋哥带了礼物上楼，80多岁的王老师激动得身子抖动。王老师握着这个当年成绩中等的学生的手回忆说：“你这个孩子啊，当年作文写得好，我有次给你打了满分。”王老师的目光幽深如古井，他打量着宋哥问道：“你在广州还好吧？”宋哥连连点头：“还好，还好，只是常想家，还想起您。”王老师的眼眶里，顿时有了湿润的光。

正月初六上午，我送宋哥一家到机场回广州，宋哥对我感叹说，春节的归乡之旅，是一次内心的再次哺育，所有关于故乡的细节，亲人的团圆，朋友的见面，老巷子里的市井人声，城市闪烁的灯火，都生长着“年”这个庞大而柔软的身体中的数以万计的细胞，这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是鲜活的，都在寂静中发出深情的呼喊，让我们回望血脉的源头，感念目光里的关切，记得临行前的叮咛，它赋予新年启程的祝福之光。

春节，就是滴滴在岁月之河的一滴明亮溶剂，它让烟火年年里的万千滋味，在此时升腾，流转，团圆。这是时间陈酿中的人间至味。（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心/香/一/瓣

## 团年饭

孔秀英

年末了，我很顺利地在永川长乐坊一家中餐馆订了三桌团年饭。

我觉得，一大家子围坐一起热热闹闹吃个团年饭，畅叙下亲情，是最温暖幸福的时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独。而且，在脆弱时刻，我希望后辈们还有亲情这个最后的避风港。

我和老公都是农村家庭出身，以前都是回农村团年，但这几年兄弟姐妹都陆续进了城，虽同住一座城，但平时都在为生活奔忙，聚得并不多。团年正是增进亲情的好时机。

团年饭定在立春这一天。听说是团年，行动不便、意识已有些混沌的婆婆也同意了出门上馆子。82岁的公公满面笑容地跟在身后，他一生爱热闹，这样的家庭大聚餐于他是切实的幸福。

姑姑一家本来答应了全都来，结果因为突然抢到了去北京的高铁票，一家三辈有4个人都要去北京旅游，只留下了两个“00后”大学生在家做代表。

我们刚走到餐馆，姑姑家的两个“00后”也打出租来了，都又高又壮，一脸阳光地笑着跟大家打招呼。我心里增添了不少欢喜。加上我家和弟媳家的“00后”，四个“00后”自觉坐到了一桌，聊起了大学生生活和职业规划。

不一会，他们的表哥小杰也来了，和“00后”坐到了一起。小杰是“90后”，前些年，小杰还是叛逆十足的小年轻，如今的他显得稳重成熟，而且去年喜做爸爸，已经体会到了做“女儿奴”的辛苦和甜蜜。

这次团年，小杰很开心地说起自己的工作。“我们厂是做手机配件的，厂不大，但产品销得很好，我做技术设备维护。我原

来学计算机、鼓捣各类机械器材这些没白折腾，一进厂工作很快就上了手，现在正在努力搞技术创新。原来这才是我的特长和兴趣所在。我还在网上报了个培训班，再补一下理论短板。”两个“00后”学的专业都跟自动化控制有关，属科班生，自学成才富有实践经验的小杰跟两个“00后”表弟聊起来。没想到，信息技术成了他们沟通的桥梁。

邻桌的侄女和侄女婿也在一个生产汽车配件的工厂上班。侄女是工厂招进去的第一个人，别人笑称她是“一号员工”。她进厂后负责人力资源，“举贤不避亲”，把自己懂技术的老公招了进去，如今侄女婿已是厂里独当一面的技术能手。工厂效益好，侄女一家生活富足安康，读小学的女儿成绩也不错。“爷爷，你吃点这个腊猪蹄，软糯软糯的，好吃。”侄女热聊着，不忘给她爷爷夹菜。

另外一桌坐着我的父亲和哥哥。父亲77岁，住在乡镇不愿进城，有空时就回农村老家种菜，时不时地托客运车给我们带点菜来。我们也依从他的愿望，只要他开心健康就行。哥哥开了个五金和家电维修店，虽然这两年生意比不上以前，但也略有盈余。“明年我们也考虑开个网店，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嫂子说。“70后”哥哥嚼着酒，眯着眼说：“你嫂子再交两年社保就可以领退休工资啦！安逸！”

尖椒鸡、松花鱼、流沙包……一道道菜上桌，一杯杯酒饮干，喜悦和幸福在大快朵颐中流淌。

饭毕，出门，再见，亲情的“油”已加满，在2026年春天第一场风的吹拂下，各赴美好前程。

（作者单位：永川区融媒体中心）

苔/笺/小/札

## 母亲教唱的过年童谣

庞国翔

离过年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近些天，我时常哼唱幼时母亲教唱的三首过年童谣，仿佛离开我们已有三十年的母亲，又回到身边。

第一首是《红萝卜》——

红萝卜，咪咪甜，  
看到看到要过年。  
娃儿要吃肉，  
爸妈没得钱，  
看着娃娃泪涟涟……

第二首是《除肉》——

一年开荒又种田，年关腰包干瘪瘪。我到场上肉铺前，除块肥肉过个年。铺前新挂一文匾——年关清账不赔钱……

第三首是《大家都懒》——

你也懒，我也懒，  
给你留支猪脚杆。  
过年你们啃骨头，  
我在家里夹闪闪……

第三首过年童谣中的“夹闪闪”，属方言，是大口大口地用筷子夹肉吃肉的意思。母亲小时候跟着我的几个舅舅在本族祠堂所办的私塾馆里读了五个月的“人之初”，初通文字。每次在教唱第三首儿童谣时，总爱说一句：人要勤快肯干，不能懒惰。懒惰了就保护不了自己的劳动果实！

母亲所教的这些过年童谣，顺畅有韵，通俗易懂，雅中有俗，俗中有雅，充满童趣，不仅包含着哲理，记录着一段历史，还伴随着我一整个回不去的童年，以及对母亲的浓浓思念……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江津区文史研究会会长）

诗/绪/纷/飞

## 灶王糖（外一首）

李光辉

即将过去的一年  
我们的粮食  
又获得了丰收  
这也是灶王爷  
亲眼所见的事实

让我们拿出一部分小麦  
先发出麦芽来  
然后与小米一起  
精心熬制成  
又甜又粘的麦芽糖

我们虔诚地  
把麦芽糖献给灶王爷  
希望它能够  
粘住灶王爷的嘴唇  
粘住灶王爷的牙齿

甚至于  
把旧年和新年也粘住

把雪白和麦绿也粘住  
让丰收的年年  
得以顺利地延续

糖瓜

西瓜再甜  
也没有糖瓜甜

糖瓜再甜  
也没有人的嘴巴甜

灶王爷吃了糖瓜后  
把人间说得天花乱坠

天花坠落地面上  
便是那一片瑞雪

看来新的一年  
又是瓜甜果香的丰收图景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 除夕夜

黄愷新

好大的雪，像鹅毛绒被  
将怕冷的大地盖得严严实实  
除夕这天，从他乡赶路的人  
在雪地上，写乡愁

路在雪之下，脚印在雪之上  
这脚印，像两只  
笑得合不拢嘴的眼睛  
更像负重前行的马，驮着归途

我经常在梦里  
躺在屋顶的炊烟里过夜  
常在父母忙碌的身影里，品尝  
除夕夜的味道

我从不怀疑，除了除夕夜  
这世界上，还有什么  
能比团圆的氛围  
更亲密，更热烈，更完整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